

小鎮情事

The Swell Season

異國統治下的文學愛情故事

榮獲 1980 NEUSTADT 國際文學獎

捷克當代國寶級大師

喬瑟夫·史考弗瑞奇 Josef Skvorecky ◎著

史錫蓉◎譯

小說 F5

小鎮情事

THE SWELL SEASON

作者／喬瑟夫·史考弗瑞奇（Josef Skvorecky）

譯者／史錫蓉

編輯／采繫工作室 張碧珠

發行人／王聖毅

出版者／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50號4樓之4

電話：（02）2332-0430

（02）23392500

傳真：（02）2332-9817

劃撥：18324544

排版／普林特斯資訊有限公司

印刷／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版次／2001年3月一版一刷

出版登記／局版台業字第 6017 號

國際中文版權代理／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

Copyright：1975 By JOSEF SKVORECKY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

WESTWOOD CREATIVE ARTISTS LTD.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,

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：

2001 NEW SPROUTS PUBLISHER, INC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定價／28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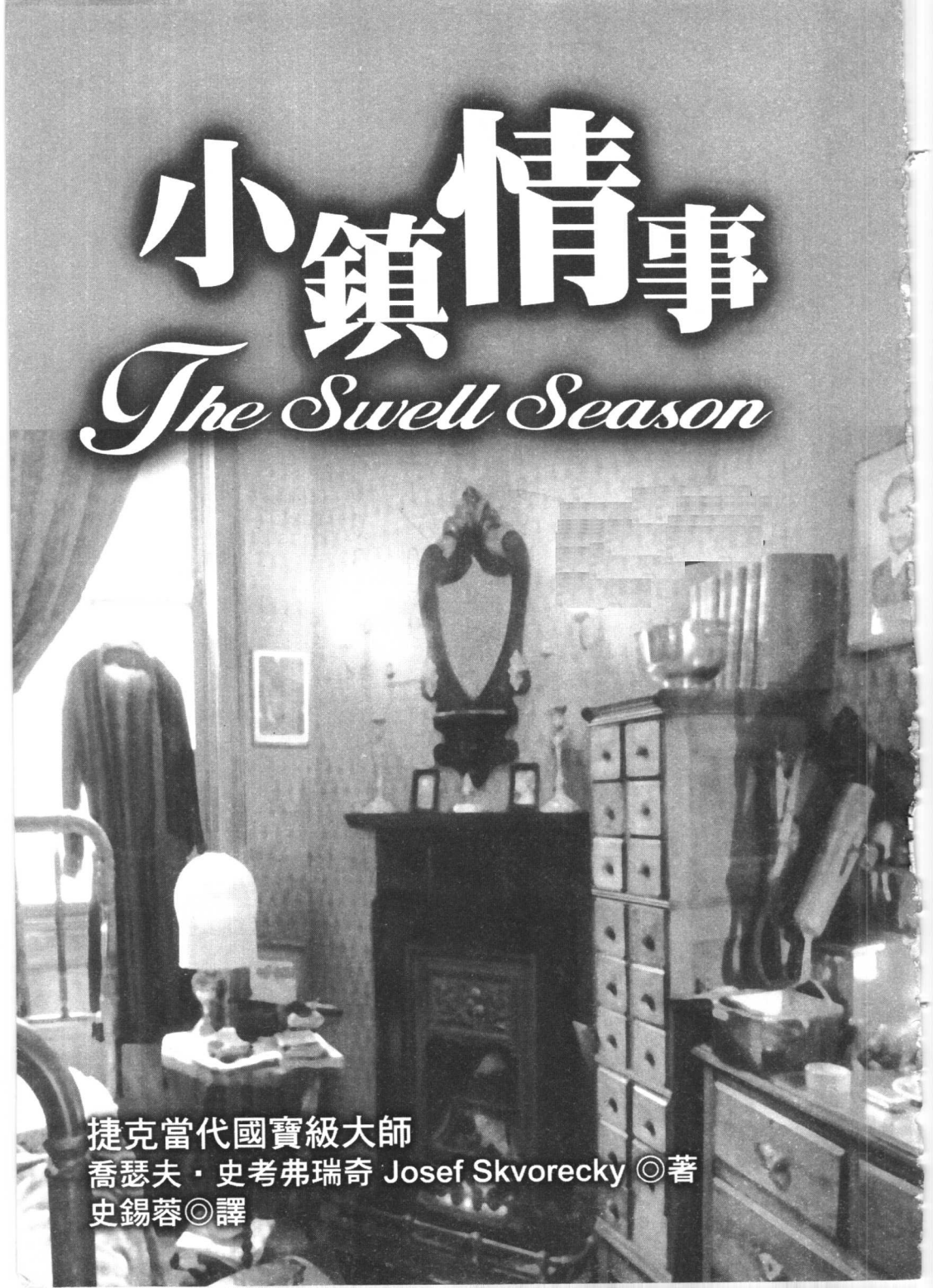
ISBN / 957-0360-80-1

（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）

版權所有，翻印必究

小鎮情事

The Swell Season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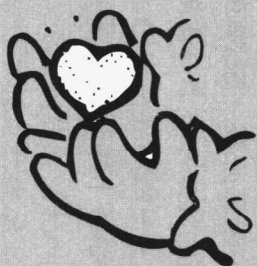
捷克當代國寶級大師
喬瑟夫·史考弗瑞奇 Josef Skvorecky ©著
史錫蓉◎譯

目錄

冬天的故事／	003
噢，五月女巫！／	059
籠裡的卻爾斯登舞／	141
嶺上風光／	199
家族旅社／	235
憂鬱的秋天／	291



【冬天的故事】



風懶洋洋地吹過城裡，
我沒有用心思索，
只是信口說說。

我注視著少女的眼睛，
她們的魅力使我滔滔不絕；
但我沒有用心思索，
我的心思也不知道我在說什麼。

——喬瑟夫·格拉基

我坐在跳水板下方的長凳上，假裝在看泳池裡的人。池水綠而清澈，而長窗上的毛玻璃則晃動著光影——是戶外正下著雪，街燈把雪花的影子打在玻璃上了。男孩們在水裡拉女孩子們的腳，尖叫聲此起彼落。在池子對面，艾玲娜和諾丹尼克坐在一起，但兩個人沒有說話。我等著看事情會怎麼演變下去。艾玲娜用手肘撐在池邊瓷磚上，雙腿有一搭沒一搭的踢著池水。她黝黑的大腿有些削瘦，但這樣看起來更賞心悅目，而且你還可以看見她深深的乳溝。諾丹尼克咬著下唇，就像廉價愛情小說裡的主角。顯然，他們剛剛有過一番爭執。

在我左方光影斑斑的長窗下，瑪麗·德雷斯諾瓦正撐起身子想爬出池子，但有人拉住她的腳。她滑了一下，抓著池邊，試圖取得平衡。藍色的泳裝緊貼在她身上，露出一大片白皙的臀肉。她大叫著，但拉扯她的科康德不放手。他慢慢把她拖回池裡去。

我再回頭往艾玲娜那裡望去，已經不見諾丹尼克的蹤影。我望向更衣室，看見他正走進其中一間，用力把門關上。艾玲娜孤獨的坐在池邊上，雙眼盯著水池，右手正抱著左臂。胸部被她這樣一擠，乳溝變得更明顯了。

我站在市立圖書館的正門口等她。公共澡堂門上亮著一盞藍色的燈，雪花不斷從

燈罩邊滑落，在人行道上積起厚厚的雪堆，像鑽石一般的閃爍著。艾玲娜出現了，身穿著一件綠色的大衣，頭上綁著棕色的頭巾，還背著一只棕色的書包。她停了一下，把大衣的扣子扣好。

我從暗處走出來。「嗨，親愛的，」我說。

「嗨，丹尼，」她回答道，棕色的大眼睛像往常一樣盈滿笑意地看著我。諾丹尼克丟下她先走，顯然讓她有些難過。

「我能送你回家嗎？」

「好啊，」她說。我跨步和她並肩，然後我們就這樣靜靜地在大雪天中走著，雪花落在她的肩膀上和頭頂。天幾乎全暗下來，街燈照在地面上，只是一抹淡淡的藍光，不過，雪光輝映，使得街道顯得很明亮。

「艾玲娜，你很美，」我魯莽地說。有時候我不知道要怎麼開場。有人說追求女孩要按部就班，但我發現，其間也沒有多大差別。所以我現在直接就說：「艾玲娜，你很美。」

「你有什麼企圖？」

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你為什麼說我很美？」

「因為這是事實。」

「不對，不是事實。你到底有什麼企圖？」

「沒有，」我實話實說。當下，我只是很高興能跟她走在一起。

「說謊，說謊！你鼻子變長了，」艾玲娜說。「我知道你們男生的心態。你們都是別有企圖的。」

「都是？我只是想接近你而已，艾玲娜。」

「鬼才相信！這樣才不會讓你們滿足呢。」

她說得沒錯。誰會那麼安分？除了我，我心裡忿忿地想著。因為我別無選擇。

「是啊，這樣是不會滿足，」我承認。「你不知道我愛上了你嗎？」

「你真是個好人。」

「但你可不太好。」

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意思是……我愛著你，而你——」

「我也喜歡你。」

「真是太好了。」

「不是嗎？」

「不，一點也不好，你只是嘴上說說罷了。」

「不，不是這樣，我是說真的。」

「聖經上說：由他的作為來判斷。」

「讓你送我回家不是一個可以判斷的作為嗎？」

「是啊，」我苦笑著。「一個出於憐憫的行為。但我指的是其他的表示。」

「啊，別忘了有十誡。」

「我猜你完全信守它們吧？」

「你呢？」

「唔——沒那麼嚴格。」我靈光一閃。「如果碰到我喜歡的人的話。」

「但我很嚴格。」

「即使是你喜歡的人？」

她不知道該怎麼回答。她說不過我，我可是梅洛神父最好的助手哪。他總是鼓勵我走神職的路，我本來覺得這個主意滿吸引人的，但後來我開始對女孩感到興趣。

艾玲娜頓了一下，想到一個說法。「沒錯，因為我不想引誘別人。」

「但不管你想不想，這一點你根本無法控制，」我說。「而且，我也不相信你。」

你對諾丹尼克怎麼說？」

「他——那不同。」

「他跟我沒有什麼不同。」

「有很大的不同。」

「是嗎？哪一點？」

「他不會到處追女孩子。」

「而我會？」

「經常。」

我不否認我有這樣的名聲，我也並非完全無辜，但我試著裝出悲傷的表情。我們從格瑞那達旅館前走過，一名德國士兵就站在角落的藍色燈光底下。再過去是一大片空地，一直延伸到火車站。一輛火車機關頭突然亮了一下，亮光反射著街道上厚厚的積雪和艾玲娜頭巾上的雪花。走過那名士兵前時，我一言不發。他轉頭看我們，顯然想看一眼艾玲娜的腿。我的步子踩在新落的雪地上，吱吱作響。

「經常？」我重複她剛才說的話，裝出苦惱的口吻。「我想你不知道原因吧，是不是？你，還有其他的人。」

「因為你喜歡追求女生。」

「但你知道原因嗎？」

「不知道，」她說。「你就是這樣罷了。有些男孩就是這樣，我並沒有怪你的意思。」

「這一點我確實無能為力。」

「但還是不能原諒。」

「你也一樣。」

「我？跟我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不要假裝聽不懂。」

「本來就聽不懂。」

「說謊，說謊！你的鼻子變長，」我用她的方式嘲弄她。她一言不發。她知道我為什麼到處追求女孩。精確地說，她以為她知道。她太容易相信別人了。我說我愛她，她真的相信。我當然真的愛她，只不過——

「艾玲娜，你明明知道原因。看看你自己，你冷酷又無情，明知道我想要什麼，但一次又一次地拒絕我。」

「你錯了，你全想錯了，」艾玲娜狀似神祕地說。但我沈溺在自憐的獨白裡，沒有把她的話聽進去。一條河流過火車站後方的那片空地，我們朝著那裡走去。下雪後我們是首先經過這裡的人，在雪地上留下兩行足跡。

「你每一次都拒我於千里之外，」我說。「你不在乎我是不是感到生不如死，對不對？」

她一句話也沒吭。

「是不是？」我追問著。「你冷酷又無情，我愛上了你，你明知道這點，但你一再拒絕。」

「如果我並不知情呢？」

這話讓我一時愣在那裡。

「什麼？」

「你有耳朵，不是嗎？」

我如墜五里霧地瞪著她。「當然，但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，」我喃喃地說道，讓自己從驚訝中恢復過來。「你剛才真的說了『如果我並不知情』這句話嗎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你真的這麼說！」我陶醉在那句話的暗示裡，一不小心，結結實實地撞上欄杆。「那麼我們去哪兒？什麼時候？明天可以嗎？」

她沈吟著。我們已經走在橋上，快到她家了。河面結冰，還覆蓋著厚厚的雪。角落亮著另一盞藍色的街燈，雪花在燈光下飛舞著，比剛才在格瑞那達旅館時下得更

大。看來，要不了多久，整個城市都會埋在雪堆中。我們轉上她住的那條街。

我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好運道；也許我調情的技術進步了，即使對象是艾玲娜也施展得上了。或者，有什麼原因使她改變了心意？我回想到上個星期天，我為她在教堂點了一根蠟燭，向上帝祈願。一定是那根蠟燭的緣故。不過也太奇妙了；事情經過這麼久——幾乎快要三年。我默默地感謝上帝，然後對艾玲娜說：「你願意去——我是說，我可以弄到皮特曼小屋的鑰匙，而且——」

「不，不是那樣。」她一口否決我的主意，那對眼睛再次盈滿笑意地直視著我。「丹尼，不去小屋。不過你明天三點到我家來。」

「到你家？」我頓時洩了氣。「我已經去過你家七次了，這跟拒絕我有什麼兩樣！」

「一點也不一樣，」她說，棕色的眼珠閃爍著曖昧的目光。「星期三之前，我爸爸得把市府預算編列出來，所以明天他要到晚上才能回家。」

「那你妹妹呢？」我以懷疑的口吻問道。

「我妹妹明天下午要比賽籃球，和帕卡隊比，是聯盟賽。」

「艾玲娜！」我激動地叫道。「你當真嗎？」

「我想是的。」她從背袋裡拿出一大串鑰匙。「我應該是認真的。」

她打開門，轉身朝我伸出一隻手。我握住它，想親吻她的唇。她像鰻魚似抽身而退，當著我的面把大門關上並鎖好。在這充滿雪光的夜晚，我看見她在玻璃門的另一邊對我扮一個鬼臉，露出潔白的牙齒倩笑。我把臉貼上去，忘神地落上一吻。當我吻著玻璃的時候，一邊拚命地對她示意。她先是迷惑不解，隨即會意過來，也湊上去吻玻璃，並用那一對充滿歡樂的眼睛看著我；不過，我們倆的頭靠得太近，以至於她的兩隻眼睛變成了一個大而盈滿笑意的棕色深潭。她眼中的我必然是同一幅景，因為她突然大笑出來。她繼續用那隻棕色的笑眼盯著我，直到玻璃被我們呼出的熱氣覆滿。一會兒之後，玻璃門的霧氣後面露出她的唇形，漾著無聲的笑意，並傳來她的聲音：「再見，丹尼，明天要來喲，」接著我聽到她跑上樓的腳步聲。

我轉身走進冬夜裡，心中充滿幸福的感覺。我稍稍退後幾步，望著二樓艾玲娜房間的窗戶，那已經拉上黑色的簾幕。月亮掛在山丘上，正從雲朵後面透出月光，就像一幅古老的畫作，使山頭的林子沐浴在浪漫的氛圍之中，而微光輝映著艾玲娜房間黝暗的玻璃窗。

這是一幅美景，宛如耶誕夜，於科斯特列克這美麗的小鎮。我杵立在大雪紛飛之中，愛意一直盈滿至頭頂。雪飄落下來，覆蓋著我，仍然沒有半個人經過。

突然，街角傳來腳踩在雪地的吱吱聲，瑪麗·德雷斯諾瓦走進藍色的燈光裡。

我立刻假裝是剛從河那邊走過來。瑪麗穿著深藍色的緊身大衣，襯著毛裡的兜帽圍著她的臉，露出一糾一糾的金色鬚髮，而望著雪夜的眼睛則帶著一絲夢幻的神情。雖然我對艾玲娜充滿愛意，但我仍然深受瑪麗所吸引。這是個美麗的城市，處處生機勃勃。

瑪麗纖細的腰，和穿著白色靴子和絲襪的修長的腿，在燈光下一覽無遺。

「嗨，蜜糖，」我對她打招呼。

「嗨，」她說，一副古靈精怪的樣子。

「怎麼只有你一個人？」

「怎麼樣，犯法嗎？」

「當然不是，只是有點奇怪，」我說。「我送你回去。」

「今晚你不是已經送過別人了嗎？至少，我覺得是這樣。」

「我？送過別人？你怎麼會這麼想？」

「不然你怎麼會出現在這裡？你又不住在這附近，不是嗎？還是你其實住在這附近？」

「我到畢佛的雜貨店買礦泉水。」

「是這樣嗎？水在哪兒？」

她逮到我的小辮子。「我把它忘在店裡了，」我忙說。「因為我想著你。我無時無刻不想著你。」

「你廢話太多，」她說。

我馬上走過去，陪著她走過酒廠，朝她住的住宅區走。月光照在斜坡上，路的兩邊是別墅，每一幢都有它各自的祕密。

「瑪麗，我說的是實話，你真的很美。」

「嘿，你省省吧，把這些奉承用在別人身上去，」她說。

「你不喜歡聽嗎？」

「你對每一個人都這麼說。」

「每一個人都適用這一句呀，而你最合適。」

「你說我最合適？」

「唔，沒錯，在科斯特列克鎮。」

「那艾玲娜呢？」一片雪花落在她的睫毛上，她眨眨眼睛。

「艾玲娜，我不知道，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回事，」我說。我們開始往小丘上爬，正經過西特容先生的屋子。「我一心只想著你。」

「那你怎麼老是要約她出來呢？」

要命！天知道女孩子們聚在一塊的時候都談些什麼。我挑起眉尖，用眼角瞄瑪麗一眼。她把一只帆布袋擱在雪地上拖著走。「你老是拒絕我，我總得去約別人。」

「噢，」她的神情高深莫測。一片雪花落在她翹起的鼻尖上，她噘起嘴把它吹走。「上一回你約我，是好久以前的事，不是嗎？」

老天爺！今天是我的幸運日嗎？我想到那根蠟燭；為了以防萬一，說禱詞的時候，我總是把各種可能的情況都設想進去。我是這麼說的：「親愛的上帝，請讓我得到艾玲娜——或其他漂亮的女孩子的青睞吧。」接著我非常虔誠地做完整個儀式。也許就是因為這樣，上帝才特別嘉獎我。但上帝是不是太慷慨了！畢竟，我才為祂點一根蠟燭而已。

「我立刻彌補你這一點，」我說。「星期天你有空嗎？我們一塊去滑雪。」

「唔，」她又發出這種聲音，這時，一名穿著草綠色大衣的婦人走過來，是海瑟太太，摩特公司總經理的妻子。「晚安，夫人，」瑪麗用清亮的聲音打著招呼，我連忙附和著。

「晚安，晚安，」毛絨絨的圓球說道，朝著山邊滾過去。我們幾乎快到瑪麗的家了，那是一幢門前有兩根立柱，門上鑲著玻璃的宅子。戰爭之前，到了晚上，這屋子